

GUIZHOU SHIJIU SHAOSHU MINZU ZHUXUESIXIANGSHI

#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

(上)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对外借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

(上)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

GUIZHOU SHIJIU SHAOSHU MINZU ZHESUESIXIANGSHI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上 /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7.10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丛书)

ISBN 978-7-5412-2344-0

I. ①贵… II. ①贵… ②贵… III. ①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思想史—贵州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258 号

## 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 (上)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2-2344-0

定 价 80.00 元

## 前　　言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系列研究依托省长基金课题，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对我省世居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挖掘、整理、研究，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后代的重大文化工程，对建设多彩贵州，助推民族文化强省，弘扬和传承我省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外宣传和展示多彩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增进我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团结，凝聚各方力量，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实现全面同步小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2009 年，在分管民族工作的副省长刘晓凯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由贵州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了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名片、服饰经典课题研究，以省长基金课题的形式向外公开发布，拉开了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序幕。2011 年省科教办、省民委又启动了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传统节庆文化等省长基金课题研究。2012 年启动了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建筑文化、制度文化、传统体育文化、风俗风情文化的课题研究。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系列研究共 10 个大项 140 余个子课题，课题的发布、接受研究者的申请、专家评审、对外公示、合同的签订等一系列工作全部由省民委负责，内容基本囊括了我省世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课题研究坚持严谨的研究态度和科学方法，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进步、和谐的宗旨，充分体现具有最大共识、便于公众认知、区别于其他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民族文化的特点，为继承和发扬我省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各世居少数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繁荣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系列研究得到了我省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高校、省属科研院所和各民族学会的大力支持，凝聚了近 200 位研究者的心血，取得了一大批民族文化研究重大成果。为了更好地宣传多彩贵州优秀民族文化这个

“宝贝”，为建设多彩贵州，助推民族文化强省提供理论支撑，省民委于2012年起，将课题研究成果纳入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程，形成“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丛书，陆续交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丛书全面深入地了解贵州民族文化，感知贵州民族文化多彩的魅力和“宝贝”的价值，同时为开展贵州民族文化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服务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丛书编委会  
2017年10月

注：2014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省民委）与贵州省宗教事务局合并为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简称省民宗委）。



# 散落凡尘的智慧

## (序)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课题至此告一个段落。回望课题申报的目标预设，不论是搜集文献资料，还是搜集民间歌谣、谚语、格言、理词、故事、传说等口碑资料；不论是该民族全国性的共性资料，还是世居贵州的地域性资料。都力图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剥离出相关的哲学思想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梳理其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找出其中闪光的智慧之花。本课题的作者们似乎已经努力去做了。

2012年元月我和唐建荣先生承接了贵州省省长基金课题——“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同年3月签订了合同书。我们力图寻找懂得本民族文化或了解这些世居少数民族的学者加入研究团队，除了少数几个民族外，基本上实现了各民族的学者自己叙述自己民族故事的目的。虽然合同要求是在2014年完成，但是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和如何撰写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的问题，耗费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直到2015年底，各位学者才完成承担部分的研究任务。我和唐建荣先生才开始履行主编的工作。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世居少数民族17个，是全国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民族八省区”之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进程，使境内各民族形成了多元共生、共同发展的格局。贵州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较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南蛮、越人、濮人、氐羌等几大族系，据《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夜郎当在贵州境内。足见当时贵州境内有若干地方政权。汉、唐以降，汉人迁居西南，与南蛮、越人、濮人、氐羌等几大族系的人民杂处，逐渐形成当今贵州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长期以来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贵州省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继成都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后，贵州省从事哲学、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于1984年12月在贵阳召开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学者主要来自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省

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以及云南、四川两省的科研单位，共计 20 余人。与会者中有哲学、美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民间文学、古生物学等七个学科的学者，会议由贵州民族学院主办，副院长穆琨教授主持。<sup>①</sup>

会议认为，贵州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蕴藏在民族习俗、原始宗教、神话传说、民歌古歌之中，因此，田野调查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前提。会议提出，在进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各民族的地理环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生活状态、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同文化的源流问题。根据不同民族的特点，追根溯源，探索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特点，研究各民族共同的和不同的认识规律。此外，在对少数民族的原始思维、宇宙观、宗教思想、认识能力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必须深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如何为各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sup>②</sup>

1985 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韦启光研究员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概述，包括苗族、布依族、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的成果。其中，对苗族哲学社会思想的研究涉及苗族宇宙起源说、人类起源说、原始宗教、习惯法、神话、伦理思想、生育观；对布依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涉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观念、伦理思想；对彝族的哲学社会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彝文典籍《西南夷志》《宇宙起源》和《宇宙人文论》；对侗族的哲学社会思想研究主要探讨侗族人民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和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治思想。<sup>③</sup> 研究这些内容的研究者中，有本土学者也有外地专家，以本土学者为主。这些本土学者或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中间，与少数民族同胞打成一片，或本身就是贵州的某个少数民族。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研究少数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并积极投身于民族研究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各民族学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一些外地汉族学者也加入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队伍中，与本土学者互相切磋、联合攻关，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的领军人物。本土的少数民族学者熟悉本民族的风俗，了解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接受过本民族宗教信仰的洗礼，当他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讨论本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可以说，从 1982 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学会筹备后，关于贵州

<sup>①</sup> 赵枫：《贵州省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贵州民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sup>②</sup> 熊述碧：《贵州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讨论会概述》，《国内哲学动态》，1985 年第 3 期。

<sup>③</sup> 韦启光：《一九八五年贵州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概述》，《国内哲学动态》，1986 年第 4 期。



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竞相开放的态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初步揭开了贵州省民族研究的面纱。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贵州民族研究的深入，虽然贵州省哲学社会思想研究界没有召开专题的学术会议讨论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但许多关于贵州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的成果都展示在各种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之中，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本课题的基础。

哲学一词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且非常重要。在中国，“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专属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近似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之谓。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以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与“河图”“洛书”当中，哲学问题已经展示无遗了。

在英语国家，“哲学”(philosophia)一词源自希腊语，其原意为“热爱智慧”。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philosophia(爱智慧)和philosophos(爱智者)这两个词语。

哲学在世界文化中是一个理性文化的概念，在各个文化中都会是一个必然的表现。一般而言，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与理论体系。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与方法。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哲学理路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等二元分离基础上的知识论的哲学，它是最早的理性主义，代表的是科学精神，因为它要诉诸人的观察、诉诸人的经验、诉诸人的判断而且要经过验证。其实，从爱智慧的角度看，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探索。正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哲学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反思。什么叫反思？就是对思想的思考。它思考的是我们已有的观念，因为我们是通过观念来看世界，反思就是审视那些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世界、人生的观念。所以哲学永远是反思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的另一思路应当是如何诠释世界与人生。每个民族由于地缘、语言、历史、宗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具特色，他们以各异其趣的民族形式，多样化的“话语”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知与行、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个人与群体等等矛盾关系的思索和理解，构建了支撑和应对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确立了引导和规范他们思想和行动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创造了使他们的生活获得现实根据和终极关怀的神圣形象和意义世界。

苗族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一个跨国而居的世界性民族。有关专家考证，苗族来源于传说时代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操着苗语三大方言的苗族同胞也普遍认为自己是一路迁徙而来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苗族人民建构和反思着关于世界、人生的观念系统。在《跋山涉水》《开天辟地歌》《枫木歌》等创世纪史诗中，生动而鲜明地诠释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他们认为，世界万物起源于“雾罩（水气）”，“雾罩生最早，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地“生昆虫”“生树木”“生撵山的狗”“生犁田的牛”“生报晓的鸡”“生你们和我们”。这是一幅宇宙演化图：雾罩—泥—天地—万物—人类。在《枫木歌》中叙述了苗族产生的故事，就是枫木—蝴蝶—姜央。枫香树上生出妹榜妹留，按苗语意译，“妹榜妹留”即花蝴蝶妈妈的意思。蝴蝶妈妈生了十二个蛋，其中一个蛋生出了姜央。于是苗族人民崇拜枫香树，乞求保佑子孙繁衍。在人生方面，苗族先民形成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在劳动中相互团结的理念。“穿衣同匹布，做活同一处，地方才繁荣，人口才兴旺”。黔东南<sup>①</sup>苗语中的“构榔”，是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以联合集体议事制订并执行公约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参加构榔的可以是一个“昴”（村寨），也可以是几个昴，或一个“鼓社”，甚至整个地区。苗族认为，“议榔地方就和好热闹，议榔的寨子才亲善和睦”。

布依族是贵州特有的少数民族。有关专家考证，布依族来源于百越，布依族人民也认为他们来自越人，“布依”是音译，意译就是越人的意思。生于斯长于斯的布依族，在亚热带气候和多山的地理环境中，型铸了布依族自己的文化。在布依族田园诗画般的村寨里，山川河流、森林翠竹、珍禽异兽无不成为其衣食父母，成为自然之神。他们以历史存续下来的稻作文化思维，对自然生态景仰着、敬畏着、膜拜着、呵护着，有村寨必有青山绿水，门前绿水浇灌着阡陌的禾苗，屋旁翠竹映衬着子孙的繁衍，屋后的青山支撑着生存的秩序。《混沌王》《盘果王》《力戛撑天》《当万和蓉莲》《赛胡细妹造人烟》等创世纪神话认为宇宙最初是“混沌”的。混沌之中包含着“清气”和“浊气”，清气上升，浊气下沉，二气相碰交粘形成了一个“四方八处昏沉沉”的“葫芦形”的混沌之气。《赛胡细妹造人烟》中这样唱道：“在很古很古的时候，世间只有清清气，凡间只有浊浊气……清气浊气同相碰，交粘成个葫芦形。清气浊气相粘后，四方八处昏沉沉，不见树木和野草，不见走兽和飞禽。”那么，混沌世界如何演化成现实世界呢？那是先民翁戛、布杰等能人的作用。“他（布杰）把清气捏在左手掌，又将浊气握在右手心……‘海扎’一声用力扳，清气浊气两分离。”布杰分开了清气、浊气才形成天地，“清气上升变青天，浊气下沉

<sup>①</sup> 书中出现的黔东南指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指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指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类似地名均作简称，下同。



变大地”。这些神话认为，人可以与动物、植物有亲缘关系。在《安王与祖王》的传说中有关于鱼、竹子等崇拜的原始信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尊老爱幼、礼让团结、重情重义、是非伦理等观念成为邻里之间、家庭成员间的基本准则。

侗族的主体在贵州，是百越的后裔。《人类起源歌》《嘎转莎》等创世纪古歌认为天地之始是混沌的，是由大雾笼罩着的，而后由风公吹散大雾而“云开雾散”，大地才分为四季。“当初风公力无比，头脑尖象黄牛角。春天出气天下暖，夏天出气雨降落，秋天出气地打霜，冬天出气大雪落。”关于人类起源问题，《侗族祖先哪里来》《龟婆孵蛋》提出了“卵生说”，《人类的起源歌》中提出了“自然演生说”。“起初天地混沌，世间还没有人。遍野是树蔸，树蔸生白菌……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在社会管理方面，侗族的“侗款”是极具智慧的。侗语“kuant”，汉译“款”，是侗族历史上集立法、司法、军事、礼仪、教育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款”组织有三种活动：说款、开款、聚款。说款是按规定的时间在款坪上由熟记款约的人向款民背诵款约，一年举行两次，“三月约青，九月约黄”。开款，即由款首聚众处罚违犯“款约”的乡民。聚款则是款组织采取的统一军事行动。款约在衡量社会成员的品行、调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要求民众维护公共利益和尽到应有的义务等方面，不仅是强制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解决族内外矛盾和处理犯罪的典章。

土家族在贵州有一百多万人口，在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列第四位。据贵州省土家族的分布区域看，属古代巴国南部领地，其族源与古代巴人有关。在创世纪《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中，土家族先民认为在天地万物包括人类产生以前，整个宇宙一片黑暗，由于风的吹动，才出现一片片、一团团的白云，这些“白云”在运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天、地、万物以及人类。人类则是“白云”里面的一个卵演生而来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土家族先民依赖、敬畏、膜拜着大自然，由此而产生了对土地神、猎神、山神、风神、火神、雨神、雷神等的崇拜。土家族基于地缘特征，形成了诸多极具凝聚力的约定。在生产方面，同姓同宗或异姓家庭间有无报酬的劳动互助的形式，形成了平等、互助和互利的社会关系。在生活方面，个体家庭修房建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重大事件，村落群体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当事家庭渡过难关。因此，在土家族社会里，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热心公益、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等美德渗透于各种民俗事象之中。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之一，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是彝族的活动区域。学者普遍认为，彝族源于古氐羌，与历史上的氐族、羌族、昆明人、叟人、古僰人、古濮人、庄蹠的军队有诸多关联。《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彝文创世志》《洪水纪》等古籍，系统地反映了彝族的宇宙观。

彝族先民认为，天地是由清浊二气产生，而清浊二气是从空空荡荡的宇宙中产生。彝族对于人类的来源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竹生人说”“进化说”“影生人说”“神生人说”等等。“竹生人说”最为流行，认为彝族来自竹或者为竹所救，并且死后也往往归于竹筒。彝族认为天地万物几乎都有神灵，每位神灵都有自己的职责，为了祈求神灵们的保佑，需要经常祭祀他们。在《爨文丛刻·献酒经》中被献祭的神灵有天、地、日、月、星、云、风、雨、光、雾、山、水、树、石等自然神，还有年、月、灵、狩猎、耕牧、知识、威荣、福禄等神灵。彝族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伦理的民族，注意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竭力构建各得其乐、各安其所的和谐社会。与人为善、多做好事、恶事不做、坏事少做已经成为了彝族世代相传的行为准则。

仡佬族在贵州的历史十分悠久。学界普遍认为，上古时期的“濮人”，就是中古时期“僚人”的先民；中古时期的“僚人”，就是现代仡佬族的先民。《第四朝人》《兄妹成亲》《巨人由禄》《阿仰兄妹制人烟》等创世纪神话传说展示了仡佬族先民对于自然和人类起源的丰富想象，以及对世界、人类起源的思考。仡佬族敬畏自然万物和生命，认为日月、天地、万物是神灵“巨人由禄”创造的。“肉就是遍坡遍地的泥巴，脑壳就是高高低低的坡头，头发汗毛就是漫山遍野的树木和草，眼睛就是大大小小的消水坑，嘴是山洞，手和脚是分枝分岔的山坡，肚皮就是那些龙潭，肠子就是弯弯曲曲的江河，骨头就是又重又硬的石头，肋巴骨就是那又高又大的大岩……”《巨人由禄》中描述了大地万物皆是由禄身体的各个部位变化而成的，按人体的生理结构来认识天地万物关系的奇妙想象，反映了自然界物象的人格化，也反映了仡佬族先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肯定，热情地歌颂了作为人类化身的“巨人由禄”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

水族自称“睢(sui<sup>3</sup>)”，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水族的创世神话与古歌，主要有《开天地造人烟》《开天辟地》《开天立地》《开天辟地歌》《恩公开辟地方》《拱恩点恒》等。散文体的神话称为“凡启稿”，意为说远古的故事；韵文体的古歌称为“旭济”，意为创造歌或创世纪的歌。水族先民朦胧地猜测到宇宙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宇宙间是一片黑暗笼罩，没天地、无昼夜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是怎样得以改变的呢？天地是怎样形成的呢？水族古歌认为是由神奇的仙婆“牙娲”创造的。“初开天混混沌沌，牙巫婆真有本领。混沌气她放风吹，风一吹分开清浊，那浊气下沉变土，那清气上浮巴天，整个天成为一色，青幽幽一池蓝靛。”水族先民认为，天地形成本源是物质性的“清气”“浊气”，而促成二者加速转化是仙婆牙娲放风吹气的结果，尽管其中蕴含有神创意识的萌芽，但却是在天地原有的“清气”“浊气”基础之上的作为。人从哪里来？人是怎样来到这世界？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思考



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水族先民有自己的认识：人和野兽是从 12 个仙蛋中孵化出来的；人是仙婆牙娲掐树叶为小人封存繁衍而来；人和龙、雷、虎原来是兄弟，人用火攻战胜对手而主宰人间。水族先民关于生物繁衍既看到兽畜类的直接生育繁衍状况，也看到禽类、蝶类、蛙类、水生动物等的卵生现象。尤其对卵生动物的形态变化现象感到神秘，于是产生人和野兽也是从蛋中孵化出来的神话思维。

.....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早期自然哲学思想，尤其是哲学萌芽形成方面，贵州世居少数民族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对于这些哲学思想的挖掘整理可以丰富中国哲学在哲学萌芽阶段的内容。哲学萌芽源于原始社会的崇拜意识，伍雄武先生说：“哲学作为知识的总结、文化的核心，它的发生、萌芽与整个人类意识、思维和文化的发生密不可分，所以，对原始意识、原始思维以及哲学的萌芽的研究，是相互结合、密不可分的。”<sup>①</sup>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通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萌生了对自身的思考和与自然关系的追寻，构建了万物生命“相和相安”关系的原生信仰，“万类有命、万命同尊”，“生命平凡、生命同源、生命平等、生命欢乐、生命神圣、生命美丽”是他们共同的认知。在本体论问题上，“气本原说”成为贵州各少数民族诠释自然、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万物生成问题的基础，由此衍生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关系，群与群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

宝贵贞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既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共性，也反映出了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个性，即民族哲学。”<sup>②</sup>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它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由于民族精神实质上是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选择，也由于民族精神在形成过程中有对不同文化的广泛吸纳，因此我们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选择和型铸而成的，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历经历史的洗礼而凝固就成为人类共有的文明。少数民族哲学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概括与总结，既彰显民族个性，又体现一个地域的共性。

少数民族哲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哲学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化，在文化整理过程中可以深度分析民族精神。通过对一个地域不同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把散落于凡尘的智慧搜集起来，发现各民族相

<sup>①</sup> 伍雄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 30 年评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暨 2011 年年会。

<sup>②</sup> 宝贵贞：《民族哲学 20 年》，《哲学动态》2001 年第 12 期，第 39 页。

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路径，从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素质和理论思维的提升。

虽然贵州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但系统地对贵州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本课题则是首次。我们在整理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品尝了“万事开头难”的滋味，体验了初春耕耘的艰辛，这里没有春华秋实，但却充满了初创的快乐和喜悦。初创的意义在于开辟，伴随其左右的则是某种缺失。我们乐见后来者居上，能够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领域总结出更多的精品。这是一种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希望。

是以序。

杨昌儒

2016 年 5 月 11 日于花溪 · 觉悟斋

# 目 录

第一章 苗族 .....	( 1 )
第一节 贵州苗族概况.....	( 1 )
第二节 万物起源观.....	( 5 )
第三节 鬼神观及无神意识.....	( 11 )
第四节 伦理道德观.....	( 29 )
第五节 朴素辩证法思想.....	( 38 )
第六节 苗族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 41 )
第二章 布依族 .....	( 48 )
第一节 贵州布依族概况.....	( 48 )
第二节 哲学思想的萌芽.....	( 55 )
第三节 反封建思想和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	( 61 )
第四节 摩经文学中的哲学思想.....	( 66 )
第五节 布依族哲学思想代表人物.....	( 70 )
第三章 犬族 .....	( 77 )
第一节 贵州犬族概况.....	( 77 )
第二节 哲学思想的萌芽.....	( 78 )
第三节 鬼神观.....	( 81 )
第四节 伦理观.....	( 85 )
第五节 对“歌养心”的认识.....	( 90 )
第六节 生态观.....	( 91 )
第七节 犬族哲学思想代表人物.....	( 93 )
第四章 土家族 .....	( 97 )
第一节 贵州土家族概况.....	( 97 )

第二节	朴素的唯物观	( 102 )
第三节	虔诚的自然观	( 106 )
第四节	豁达的生命观	( 108 )
第五节	和谐的社会观	( 110 )
第五章	彝族	( 117 )
第一节	贵州彝族概况	( 117 )
第二节	宇宙观	( 120 )
第三节	人生观	( 133 )
第四节	神鬼观	( 147 )
第六章	仡佬族	( 154 )
第一节	贵州仡佬族概况	( 154 )
第二节	万物起源观	( 156 )
第三节	兼容多元的哲学思想	( 161 )
第四节	仡佬族哲学思想代表人物	( 170 )
第七章	水族	( 173 )
第一节	贵州水族概况	( 173 )
第二节	哲学思想的萌芽	( 177 )
第三节	古代哲学思想	( 185 )
第四节	水族哲学思想代表人物	( 198 )
参考文献		( 221 )
后记		( 224 )

致形成了许多方言和土语，大致可分为三大方言区：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湖南、湖北和黔东的铜仁地区；中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黔东南、黔南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广东等省的苗族地区；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和黔西、黔西北地区。此外，还有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另有几十万苗族使用汉语、侗语、瑶语、布依语、壮语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语言。

历史上因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胁迫，苗族经历过数次迁徙。早在约3000年以前，苗族先民就已活动在长江中游的荆楚一带，西周以后逐渐迁移到洞庭湖的西岸，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才离开洞庭湖的西岸溯沅江而上向西迁徙，其中大部分迁到了五溪地区定居下来。三国时期的战乱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五溪地区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该地区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这些情况又迫使不少苗族先民离开五溪地区向各处迁徙，从而基本形成今天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进而形成了各地苗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方言服饰差别大的局面。

就社会发展而言，秦汉以前，即苗族西迁以前，苗族还处于原始社会。苗族西迁定居以后，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苗族社会遂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公社逐步过渡到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秦代开始，由于封建王朝的势力逐步扩大、加强，加上苗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日益密切的交往，所以苗族聚居区的边沿地区和苗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原始社会崩溃后，可能未经过奴隶制就直接过渡到了封建制社会。

秦汉时期，苗族先后属于中央王朝设置的黔中郡、武陵郡、牂牁郡等郡管辖。汉代以后，苗族社会逐步分化出了领主和部曲（“主户”或“田丁”“田子”），表现出了初期封建领主制的特征。唐宋以后，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在苗区改行“流土并治”的政策，苗族地区的领主经济日益走向衰落，地主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清初实行“改土归流”，清除土司割据局面，地主经济发展更迅速，基本上代替了领主经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使我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苗族地区也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紧接着就出现了军阀混战、国民党掌权的局面，苗族人民仍然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苗族地区经济衰颓、农业停滞不前，有的地区甚至仍沿用“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原始耕作方法，苗族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述情况主要是指苗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至于黔东南雷公山区和古州山区这样的苗族聚居区，直到明代，经济的发展仍较落后，有的仍有若干部



落“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现象，每个部落以族众财富强者为首。人们在经济上虽有贫富之分，政治上却尚无等级区别。有的地方则处于原始农村公社向封建领主制过渡时期，如古州、都江和永从一带。直到近代，这些地区的苗族人民生活仍极为贫困，内部几乎没有发生阶级分化。

苗族是一个具有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传统的民族。在从最初的反封建统治，到后来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参加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苗族人民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苗族又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恶劣的自然环境锻炼了苗族人民，使其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而著称于世。苗族还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科学知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苗族文化。

封建王朝势力向苗区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汉族、苗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对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秦汉以后，铁制农具逐步在苗区推广、运用，推动了苗族农业生产的发展。长期农业生产的实践，使许多苗族农民在农业技术、农业水利、土壤性能和作物习性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

苗族的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和较高的水平，他们很早就能制造水车、水碾，木工能凭口算出圆周和直径定出水车齿轮的大小而不出差错。刺绣、挑花、织锦、蜡染、银饰，都是中外闻名的苗族工艺。早在宋代，苗族人民纺织和蜡染就已享有盛名，苗族纺织的“溪布”是当时封建领主向皇帝朝贡的珍品。苗族还发明了能同时纺织四根纱的脚踏纺车。宋代文献还有关于“苗船”的记载。元、明及清初时，苗族工匠就能制作具有相当高艺术价值的银首饰，并掌握了冶炼钢铁的技术。

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苗族历法、天文、气象知识的发展。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苗甲子”的记载。苗族民间也流传有不少“甲子歌”。苗族人民自己创造的历法与汉族地区常用的农历稍有不同，一般年终都在农历十月或十一月，个别在十二月。他们也知道用闰月的方法调整季节。苗族也有类似汉族的十二地支，用以推算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和每天的属相。他们还很早就懂得了根据太阳的升降来确定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苗族医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苗族医药的记载，如西汉刘向在《世说新语》中说：“语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有的学者认为“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苗族医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群众欢迎。苗族医学内容广泛，形式特殊，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经济、简便、速效的治疗方法 20 余种，如“坐产分娩法”“桐油点烧法”等。19 世纪中末期，技术高超的苗医已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剖腹取出妇女腹中